

自从爱上收藏,就想千方百计去各地淘宝,却并非每次都能如愿。前不久,与几位藏友一起外出淘宝就空手而归,但旅途闲聊却听说其中一位藏友收藏了一个投壶,我便有了收购的心思。

可惜的是,对方爱物心切,不肯轻易出手。最终,我转变思路,提出用一把清代锡包紫砂壶,交换他的投壶,终于成交。那把清代锡包紫砂壶同样是我收藏多年的藏品,为了得到投壶,不得不忍痛割爱。我对来之不易的投壶十分珍惜,经常拿出来把玩。

投壶,现在不少人可能不太熟悉,在中国古代却相当流行。所谓投壶,是一种古代宴饮礼仪,也是一种娱乐游戏,最早出现于西周,战国、汉唐时期盛行,宋代以后逐渐衰落,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期。具体玩法也很简单,即站在离壶一定距离的地方,把箭矢投向壶中。

东汉郑玄为先秦典籍《礼记·投壶》作注时说:“投壶,射之细也,射为燕射。”古时“燕”与“宴”同义,燕射即饮宴时的射箭活动,表明投壶是由古射礼的燕射演变而来。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为乐。

那时的男子大多都要习练弓箭之术,不

会射箭的人会被别人轻视,所以主人请客人射箭,客人是不能推辞的。如果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,就用箭投壶代替。久而久之,投壶代替射箭,成为饮宴时的礼仪和游戏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载:“晋侯以齐侯宴,中行穆子相,投壶。”在两国诸侯宴饮中举行投壶,投壶在春秋时代已成为一种正规礼仪。

投壶,舍弃了箭之武,保存了投之礼。注重从容安息,养志凝神,曾在士大夫和文士儒生中盛行不衰。每次宴饮,皆“弹瑟曲,行投壶之礼”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投壶又从宴饮礼仪逐渐转变为上流社会的高雅娱乐游戏,后来在民间广泛流行,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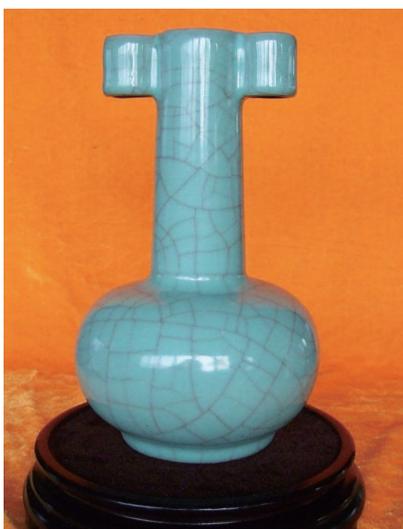
投壶不断发展,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,还增加了难度,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。投壶特有的魅力和趣味性,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。古代有不少投壶高手,明代有个叫苏乐壶的人,因投壶技术高超,被人称为“投壶绝”。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了苏乐

壶的绝技,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,还能用3枝矢同时向3个壶投射,且从不失手。

投壶所投之矢用柘木或棘木做成,不去皮。形状一头尖,一头齐,似没羽之箭。矢有三种长度:二尺、二尺八寸、三尺六寸,分别适用于室内、厅堂和庭院。壶中放有起缓冲作用的小豆。唐代李贤注引《礼记·投壶经》曰:“壶中实小豆焉,为其矢之跃而出也。”

古代投壶,有严格的游戏规则。古乐响起,宾主双方分别把矢投向壶中。每投进一矢,由司射给投中者放上一“算”,“算”即用来计算投中数目的用具。投壶依次进行,抢先连投者即便成功投入,司射也不给“算”。大概“不算”一词即由此而来。四矢投完为一局,司射为胜者“立一马”。谁能“立三马”,就算取胜,负方饮酒作罚。

投壶有铜投壶和瓷投壶,我收藏的是明代瓷投壶。长颈,圆腹,平底,施青釉,纹理简洁明晰,大气。壶颈顶端有大小相同,相互对



称的圆筒状双耳。这把投壶全高30厘米,颈高16.2厘米,腹径13.1厘米,壶口内径5.2厘米,双耳内径4.6厘米。我喜爱这把用藏品换来的投壶,更喜爱投壶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我不仅自己把玩,还与好友共赏。

宋代洪迈撰的《夷坚志》中曾云:“凡合用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糊匣、剪刀、压尺、砚滴,一一毕备。”这说明,在古人看来,砚滴是能同砚、砚匣等相提并论的文房用具。当然,砚滴这种文化用品的出现和我国书画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。

砚滴又称水滴,是一种专供研墨用的滴水器皿,是历代文人墨客案头不可缺少的文房用具。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。最初古人研墨时,用的是各种形状的水壶、水盂等器皿,但在使用中却发现,用水壶、水盂往砚池里倒水时,水流量往往很难控制,于是就改进和发明了便于掌控水量、专门用于研墨时使用的文房用具,这就是砚滴,也称水滴、水注、书滴、蟾注等,通常有嘴的叫“水注”,无嘴的叫“水盂”。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,砚滴的出现不晚于汉代,最早为金属制品,后改为陶、瓷、玉、石等材质,样式不定,历代均有创新。

砚滴体积不大,多为中、小型器物,可单握于掌上,既便于研墨时使用,也便于平时把玩。少数大形砚滴因使用及把握不便较为少见,多供观赏之用。砚滴器型千姿百态,极为丰富,可分为几何形、象物形等,题材多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地域习俗密切相关。如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的砚滴,题材多为飞熊、卧羊、金蟾等灵兽类,而到了宋代,砚滴的题材则已扩展到人物、鸟兽、瓜果等众多领域,其风格也由最初的庄重神秘转向雅致精巧,从而也更加符合文人墨客的口味。

砚滴在最初阶段应以实用性为主,到了明清之际,其材质除最初的瓷质外,尚有用玉、铜、料、竹、石、玛瑙等材质制作,而且有镶嵌、雕刻、



青白釉莲蓬形砚滴

水注砚滴凝墨香

陆明德

书画等复杂工艺,因此此时期砚滴除具有实用性外,已大大附着艺术因素,更具艺术性、观赏性。清代的青白釉莲蓬形砚滴很出名。砚滴左边的一朵荷叶其实是水盂,旁边塑有螃蟹,内设孔洞通向右边莲蓬。该砚滴是工匠们运用巧思,将水盂和砚滴“合二为一”的作品。由于此种设计前朝少见,故而清代文人非常喜欢。

我在收藏砚滴等文房用品中,还收藏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器型,让你在探索追寻中百思不得其解。前年10月,我到浙江杭州旅游,旅游之余逛了那里的古玩市场。在数百件良莠难辨的瓷杂中,忽然看到柜内架子上一只似锡铸型野韵牛砚滴壶,高11.5厘米,通体光素,胸腹下垂,牛尾紧贴臀部,短角,竖耳,下视,似为粗塑石雕,一派粗犷野韵。水流出口在牛嘴处,进水口在牛背中部,盖为圆柱,柱上嵌一玉雕小童。当时爱不释手,一番讨价还价买下。历史上关于锡壶的记载近乎绝迹,回家费了一番工夫却所得寥寥,只有《天工开物》中的几个字以及一张早期锡矿的地理分布图。锡壶造型变化多端,工艺繁复,明清两代出了很多锡器制品名家,这件锡铸型野韵牛砚滴壶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作品。



锡铸型野韵牛砚滴壶

瓷上樱桃别样红

胡萍

在古时,樱桃算是一种稀罕物,樱桃树仅在皇家御苑的樱桃园或达官显贵的珍果园里可见,故自汉代以来,皇帝常以樱桃赏赐百官。到了唐代,每年新科进士放榜,朝廷要大摆樱桃宴,这种习

俗一直延续至明清。另外,樱桃成熟时节,正值暮春初夏。落花流水,季节转换,最易引发诗人的愁思。吴藕汀在《立夏》诗中道:“无可奈何春去也,且将樱笋饯春归。”南宋蒋捷也留下了“流光容



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的名句。此时樱桃登场,慰藉了诗人们的愁思,点燃了多彩的夏天。樱桃因此也成为藏品古玩上常见的题材,我就收藏了一对“粉彩樱桃纹碗”。

这对“粉彩樱桃纹碗”(如图)敞口,腹部略鼓,平底,圈足,口径8厘米,高6厘米。通身施以白釉,釉质均匀凝润,釉色温润柔和。两碗的画面相同,方向相反。其正面以粉彩绘制一褐色樱桃枝干,枝干蜿蜒伸展,上面结满了一串串红如玛瑙的樱桃。枝上樱桃多而叶子少,在绿地绿叶的映衬下,愈加鲜明醒目。一只从远处飞来的灰黑色天牛趴在画面最外侧的一根枝丫上,它顶着一对长长的触角,扁平的背上满是斑斑点点。天牛的头对着天空,背对着樱桃,似乎在想:哇,好多樱桃,快去把伙伴们喊来,大家一起大快朵颐!

在碗的背面,有行书“满秋言蕊呈,枝依连多果”的题句,字体清丽工整,疏密有致。题句两旁有三处朱红铃印,印色鲜艳,更添几分文气。碗底的青花双方框内有“雍正年制”四字宋体款印。

总的来看,这对粉彩樱桃纹碗造型工整小巧,色彩饱和艳丽,画面疏密有致,胎质细腻致密,书画俱佳,是一对颇具趣味的藏品。

紫砂·蟹篓

原野

6年前一个周末,与好友石军一起赴宜兴丁蜀镇,觅来姚金翠制作的这件紫砂《蟹篓》。

姚金翠是当地实力派制壶名家,从事紫砂壶制作和设计以来,得到多位名师指导,所制作品古朴典雅,精益求精,擅长表达传统的内在理念,融合现代的外在表现手法,来体现原作品的亮点,其作品深受壶艺界的好评和壶友们的

青睐。《蟹篓》以鱼蟹满篓来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祝福,寓意满载而归,丰庆有余。

紫砂《蟹篓》高14厘米,口径9.5厘米,胸径15厘米,底径11厘米,工艺精湛,色彩逼真。两只河蟹、螺蛳呈对应状攀附在竹篓上。此竹篓原型来源于福建沿海地区居民用的蟹篓,加上巧妙的竹编效果,十分逼真,真是田园风



姚金翠紫砂《蟹篓》摄影:吴勇

光,物趣天成。两只小蟹在竹篓上爬,旁边一只螺蛳,活灵活现。河蟹有八条腿,它的爪很细、很尖,爪上还长着一些细毛毛。它是横着走路,难怪人们给它的称号、别名为水里的“横行霸道”。它走起路来,八条腿灵活地抬起,落下,沙沙地响。它的腹部有一个白色的脐片,像一扇大门,三角形的是公蟹,圆形的是母蟹。母蟹产的卵是黄色的,粘在一起,像很小的米粒,它的卵就藏在“大门”里面。小河蟹刚出生就被妈妈关在“大门”里,就像小袋鼠藏在妈妈的“口袋”里一样:也许河蟹妈妈害怕小河蟹出来和别的“小孩”打架。河蟹有两片方形的嘴唇,喝水时一张一合,有时还吐出一串串珍珠似的水泡儿。

宜兴陶器工艺严谨、器形优美、窑变绝艳:自古至今,宜兴工匠们制作陶器时遵循古法,精雕细作,在艺术陶的创作上力求精益求精,因其器形优美、窑变丰富,充分体现工艺性、地域性、民族性、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和特色,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极高的艺术品位。同时又因其窑变的丰富性和独特性,一件在手,绝无雷同,是中国陶器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。